

晚春,读了一册南怀瑾先生的传记,全书珠玉琳琅,不一而足,捡个细节讲讲。

南先生童年,母亲在家里煮饭,忽遇酱油见底,遣孩子去隔壁打碗酱油来。小南先生去了,返程途中,两手捧着扑扑满一碗酱油,一双眼睛紧紧盯着碗里的一摇三晃,好容易捧进家门,酱油却也晃完了。小南先生沮丧得不得了。母亲慈蔼,讲,捧着酱油走路,眼睛不能盯紧碗里,放开眼光来大步走路,就不会洒落酱油了。说完,母亲拿碗拿钱给小南先生,嘱他重新去打一碗。这一次,照着母亲的教导,成功了。其实,人世间的很多事情,亦如碗里的酱油,越是盯得紧,越是洒得快,不如放开眼光怀抱,倒是更多一点保全。

南先生是温州人,浙江人的家教,啧啧,真真厉害。

跟戴大年先生聊天,戴先生童年,在离我新路一箭之地的延庆路长大,延庆路19号,从前叫维多利亚公寓,现在楼下沿街开着两家水果铺。戴先生告诉我,水果铺的位子,从前是安置炮仗炉子的屋子,炮仗炉子,就是如

今的热水锅炉,一栋公寓楼的供暖设备。维多利亚公寓对面,热气腾腾的小食铺,大饼油条豆腐花之家,远近闻名。

戴先生的父亲是松江泗泾人,富家公子,戴家跟史量才家是世交,戴家的太祖公,曾经是史家子弟的家庭教师。到了戴先生父亲这一代,戴父是老申报的编辑,1949年后留用于《解放日报》的小知识分子。母亲是川沙人,戴母童年,淞沪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南市扔炸弹轰炸,母亲跟随家人逃到租界来,躲在戴家的屋檐下,被戴家收留在亭子间。母亲只读过一年小学,字也认识不多,从小是织袜厂的童工。

戴先生跟我回忆,父亲一生小心谨慎,特别注重教导孩子读书。他当年每天从《解放日报》下班,带一本图书馆里的书回来,给我读。这个全靠他跟报社图书馆管理员的私下交情。每天晚上带回来,第二天上班交回去,所以我就夜里拼命看书,15支光的电灯,眼睛看坏了。父亲就是靠我们兄弟姐妹大量读书,防止我们在那个年代里学坏的,这一点,现在回想起来,是我童年最大的一个教育支

撑。

有一年初夏,在寿县古城看完博物馆,已然午餐时间,饿极,找不着一家干净小饭馆。古城墙边唯一一家像样的酒店,大约被提前预定了,正大宴宾客,服务员不肯接待我们。

晕头转向中,继续寻找果腹之所。眼界里,尽现破落低矮房屋,庭院里许多苦楝树,紫盈盈的花穗沉沉低垂,令人焦躁难安。忽然,一座清真寺。走进去,四处看看摸摸。

是正午了,喇叭里响起《古兰经》,起先是银铃般的颂诗调子,可在平原上横贯数里的悠扬。烈日高悬,四下无风。听着听着,到末了,不知怎么了,竟是那样悲凉寒冽……

何以悲凉寒冽?许多年,忘不掉。酷热难耐时,听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比吃下一桶冰淇淋更有效。有时,精神上的清凉感,比之肉体上的,更有权威性与驯服感。

热都不怕了,岂能被心浮气躁钳制?

马友友每次拉夏尔·圣桑的《天鹅》时,扑面而来的都是森林里的动物婴儿潮——小老虎、小狮子、小豹子、小斑马、小象、小鹿……到了德沃夏克《幽默曲》,没有哪对搭档比得过了帕尔曼、马友友组合更适合呈现人类童年的明朗愉快;再到舒伯特《圣母颂》,是人类的晚年了,慈悲、温柔,又高贵。

每下班前夕,为了给自己一个犒赏,打开柴可夫斯基第一钢协。只听第一乐章,迅速关掉。回家的一路,精神紧随二十余把小提琴的余韵一起昂扬着,自己成全着自己,并非浪费生命。

四十岁以后,不再借助外物将低落情绪自深渊打捞上来,我要自己去创造。

所谓创造,即,独自找到置身事外的途径。

我常想,要是现在让我再经历一次高考,不要说名牌大学,可能连普通的学校都读不上。

我家排行老三,最小,从小调皮捣蛋不听话。但家里的姐姐和哥哥可都是“学霸”,品学兼优,远近闻名。姐姐读书勤奋,1978年就考上崇明中学,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重点高中学生。

1980年,姐姐哥哥两个又同时考上大学和中专,一时成为方圆十里争相传颂的大新闻。因为两人从此可以拔掉“农根”,脱离农村户口了,这在农民们看来是天大的喜事。老一辈的人说,草窝里飞出金凤凰,石家人了不起,给祖上争了光。

那年我还在上初一,呆气十足,整天打打杀杀。一天放学回家,我带着一群小伙伴,逞能挥拳砸碎了一块门窗玻璃,还打了自己的手划伤了。隔壁有位大伯看了直摇头,满脸鄙夷,话说得很难听。他说你的姐姐哥哥都很有出息,看你现在这副德行,估计是要一辈子“扎根”农村了,丢人不?



乃歌夫长铁归来者也

大辩不言
(篆刻) 陈茗屋

父亲在家里,都是听母亲的,教导孩子,父亲总是笑笑不响,都是母亲耳提面命。我们兄弟姐妹在弄堂里白相,小孩子难免打架,我弟弟打输了,逃回家,母亲把门一关,拿弟弟推出门去,继续去打,不打赢,不要回来。

我们孩子小时候写毛笔字,握笔姿势,都是母亲督导纠正,母亲自己并不写毛笔字,她的办法,是先去看熟父亲如何握笔如何写字,然后来督察我们小孩子,跟父亲的握笔是否一致,父亲倒是从来不管我们。母慈如此,我听得泪目不已。

戴先生童年,六七岁左右,每晚父亲会讲一回《水浒》给孩子听,父亲用他自己的语言讲的,孩子喜欢得不得了。有趣的是,有些梁山好汉的名字,父亲都读错了,一直到我长大以后,才发现这一点,呼延灼的灼,父亲就读错了,我也跟着父亲的读音,还被同学笑话。

父亲喜欢晚饭时候吃点小老酒,五加皮之类,上海人所谓小乐胃,孩子跟父亲一起上桌吃饭,母亲通常是在我们吃到一半,才上桌来。我是长大以后才明白过来,母亲此举,其实是把困窘年代里,仅有的一点点荤菜,都省给丈

夫和孩子吃。我们兄弟,有时候在家里讲到父亲,一有不逊之词,母亲立刻呵斥,不许讲依爷。

饭桌子上,母亲的规矩是很严的。小孩子手要洗干净才可以上桌,筷子不能有长短,食饭不能有声响,弟弟吃饭时候看天花板,母亲是要打手心的。坐着坐相,立有立相,跷腿抖脚,都是严禁的。我记得很清楚,母亲从小教的,跟人讲话,眼睛要看着对方。我长大行商,与人谈判,都记得母亲的教导,眼睛看着对方,真诚和尊重。

母亲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对老师极度尊重,老师来家访,母亲完全是诚惶诚恐地对待老师,口头禅是,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

这一下子说中了我的心事,第一次感觉压力山大。于是渐渐开始收心读书,后来像姐姐一样也如愿考上崇明中学。

进入崇中,大学的人场券可以说拿到了一半。但三年寒窗,确实不易。

人生“开挂”高考始

石建邦

一来学校纪律严明,校长陈朝宗军人出身,雷厉风行,对校风纪抓得很严,铁面无私,无论师生都惧怕他三分。学生寄宿生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师生一起跑步、早操,然后早自修,七点多吃饭,八点正式上课。晚上夜自修后回宿舍,十点熄灯就寝,班主任经常还要来宿舍监督抽查……二来班上高手如林,多数是从初中部直升上来,像我算是半路出家的野路子。这些学霸个个天资聪颖,读书废寝忘食,简直是可怕的考试机器。

户外露营这件事原本离我相当遥远,远到我感觉与天方夜谭只差几步路,直到四五年前《旅游时报》主编邀请我去浙江体验房车旅游,才意识到露营这股西风好像真的要刮过来了。可我们那次体验到的并不是自己开车、搭帐篷、点火炊食以致裹上睡袋睡在野地里,而只是被运到停泊在空旷的营地卸掉车轮子的“房车”内睡了一个晚上。那天营地天色墨墨黑,风呼呼地刮得紧,同去的四位女士没有一人推开车门,拎一瓶酒于木露台上召饮,亦无人开音响用噪声去冲破周围静到瘆人的夜空,大家洗洗躺下划手机道了晚安,事后颇为惋惜。

房车旅游,户外露营在美国时兴很久了,连老年轻人都爱轧个闹猛。曾看过部美国电影,一老头儿出现老年痴呆症状后,与老太太一起离家出走,就是开着家里的房车上路的,害他们的儿女好一阵找。在洛杉矶女儿家小区见到长期停泊在邻居门前的那一辆辆巨大的房车,看见某两个白发苍苍老爷爷有事没事在车里车外不知鼓捣什么时,我心里总是嘀咕道,瞧这些美国人浪费的,有钱不懂得住五星级酒店吗,瞎折腾啥。要不算是显摆吗?就像多年前很多人家后院架起一艘锈迹斑斑的游艇,那两鬓已斑白,曾经怀揣梦想的男主人一生也不知道领它去冲过几次海浪。

终于我的“天方夜谭”论被女儿女婿联手击破,我们一家要去山上露营啦。外孙女啦啦是爸爸妈妈的绝对拥趸,在“备战”期间,她一次次皱着眉头纠正我“羌饼”(camping)这

不过,我们童年,父母只是教导孩子好好读书,完全没有对孩子的职业生涯有什么规划,没有的。那时候的人,读书似乎是一种修养,没有现在这么功利,读书是为了这个和那个,非常具体,非常计算。

如今的家教,不是这样的了,最著名的一句,是教导子女,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家教,教小孩子一辈子拿身旁的人,当对手,当敌人。

父亲对年轻人最高的评价,是这样讲的,某某某,是世家子弟。一句话,讲到天花板了。



学校老师不但百里挑一,个个有绝活,而且真心爱护学生,任劳任怨。比如文科班的学生数学普遍不好,学校选派经验丰富的崔炎生老师给我们上课。崔老师高度近视,眼镜像酒瓶底厚,他讲起课来眉飞色舞,口头禅是“呼儿玛斯”(大幅度、结棍之意)。他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循循善诱,悉心教导。因此那年高考,我班的数学成绩特别好,有好几位得了满分,我也得了112分。后来聊起,我报出家姐大名,崔老师是她班主任。他一拍大腿,说早知道我肯定叫你也读理科了。哈哈,惭愧,那是老师高看我了。

高考那天,艳阳高照。我进入考场,竟然毫无怯意,自信满满。第一门语文考下来自觉轻松不难,后来得了96分。无知者无

单词的发音。女儿家除房车还未及置办,绝大多数露营装备在网上配齐,买了“两室一厅”大帐篷,地布地席、折叠桌、充气床垫、睡袋、小饭桌,照明灯、发电蓄电器。户外必备的沙滩椅、煤气炉、烧烤架都带带上,羽绒服、棉被、厚毯子一大堆,三个大人一个小孩加条狗,两台小车装得扑扑满。

户外露营叫“羌饼”

孔明珠

我们选的露营地,在加州马里布,那边碧海蓝天加千奇百怪的岩石山,风景特别迷人,山上有很多好莱坞明星的豪宅,别墅外一丛丛繁花似锦。露营地三面依山一边靠海,深入处享受寂静,靠海处听涛声此起彼伏。营地网上预约刷卡进入,领到一个人驻号码,驻地形状各异,有野趣的树木扶疏,杂草丛生,有开阔或隐蔽的,都有合适的空间置帐篷、挂吊床,固定有厚木桌椅和烧烤炉,坑位费一天50多美金,与住酒店一样,中午12点钟左右入住和退房。

四个人中我最没有战斗力,既不会开车也不善于讲甜言蜜语,连炊火煮饭也插不上手。搭帐篷已经在家里院子里练过一遍,很快就撑了起来,小啦啦屁颠屁颠帮着往泥地钉钉子固定,我只好牵着狗狗Friday去熟悉地形。邻居们有开大房车来的,载了小半车柴火,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生火吃东西聊天,放带掌声和欢呼声的演唱会音乐,让

杭州的暮春,是值得赞美的季节。风,平和的;雨,细细的。雨停之后,天空里先是乌云飘移,后就出现瓦蓝之色。再往后,就有太阳的光芒灿烂了。于这样的天气里,在小区塑胶小道上散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离小区两华里,有一个农贸市场,我三天两头前去购物。路过两条小河。河水清澈,缓缓北流。站在桥上下视,可见半尺多长的鱼儿摆尾前行,意态甚是娴雅。突然,一条一尺多长、重达两三斤的大鱼,猛然从水中跳出。大鱼在空中翻一个身,又复入水。先后,出现两朵莹白的浪花。

捕鱼人划着一条窄窄的小船,无声地从上游过来。或者用鱼网,或者用舀子,捕鱼人于鱼多处熟练地捕鱼。捕鱼人把大一些的鱼放进水桶;小的,则全部放到河中。

河边的菖蒲,抽出嫩绿的新叶。一些老叶的枝头,挑着棕色的蒲棒。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北方,会采一些蒲棒带回家去,放在床头。据说,蒲棒与艾草一样,是可以辟邪、也可以招福的。

路边,芦苇呈现簇簇绿意,很是可爱。就连碗口粗的杜英树身上,也冒出油绿的新枝。

农贸市场到了。我先看卖河鲜的摊位上的这鱼那鱼。鱼的花色、形状,与北方的有同有异。有一种河虾,体小、透明。买回家,用少许盐调拌,裹上一点淀粉,然后在热油里打个滚就熟了。吃着鲜虾,喝口黄汤,是一种享受。我比较喜欢大头鱼的鱼头。锅底放一些海鲜菇,然后把洗净的鱼头放进锅里。鱼头之上,敷上一层剁椒。最后,放进半瓶啤酒,烧干,文火慢炖十几分钟,鱼头就会散发出新鲜的芳香。

随后,我在苏堤上步行,用稍快的步子。南风吹来,带着湖水的水汽,吹到身上十分舒服。看一眼堤东水面的浩淼,读一书疲倦的眼睛便得到休息。几十年、上百年的大树,把太阳光线遮住,苏堤上有了淡黑的荫凉,减少了太阳的热度。几只白色的大鸟,从水边飞向空中,姿态优美。

不惧挑战,认真面对,抓住机会,定能有所收获。

那年,我参加高考

责编:吴南瑶

我误以为有人驻唱。有的角落十分安静祥和,优雅女子腿上盖着格子围巾在看书,时而抬头看向被树枝遮蔽的蓝天出神。逛了一圈,我最喜欢的是棵巨大无比、盘根错节的古树,总有几百年历史了吧,也不知是什么树种,它居然按露营人的需要长成又矮又壮、摊开四肢、伸手伸脚的造型,可以让人腾空坐在树干上,趴着躺着,猴性的孩子能顺着树干爬上树梢极目远望。

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克勒式男子过来与女婿搭讪,他夸我们的驻地是全营第二好,而第一当然是他。这位常客说自己定期以此方式与大自然相处,这次准备来住四天,享受独处。他的位置果然称得上全营地最美,入口隐蔽,一条小径通往“仙境”。男

子熟门熟路安置好白色小帐篷、条纹沙滩椅、时髦山地自行车、灰色吊床以及咖啡色大背包。正聊得起劲,他突然脑袋一拍说忘记了,今天是太太家里一个纪念日,必须在妻子身边陪她的,赶忙放下一切跳上车开回家了。老克勒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我“入侵”他营造的小天地参观,略带凉意的风中静静地泊着他气味的物件,树叶摇摆,丝丝光亮斑驳跳跃……

女儿为户外露营准备了中午三明治、晚餐牛肉烧烤,早餐海鲜粥等。傍晚时女儿女婿去登山,我和啦啦爬到林间吊床里荡荡玩玩休息。夜色降临后,我们帐篷上挂灯亮了,酒足饭饱炉火正旺,全身披挂御寒用品,再来个余兴活动烤棉花糖吃吧。

暮春小记

武俊岭

不惧挑战,认真面对,抓住机会,定能有所收获。

不惧挑战,认真面对,抓住机会,定能有所收获。